

[美] 沃尔特·惠特曼 / 著

王涛 管丽峥 / 译

Life and Adventures of Jack Engle

我的生活与冒险

我为生活在这个闪亮的人世而欢悦，

如果一个人身处其中

却感受不到昂扬和热切的话，

那一定是你自己的错。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Life and Adventures

of Frank B. Rowland

1891-1914

EDITED BY
J. H. H. H. H. H.
J. H. H. H. H. H.
J. H. H. H. H. H.



Life
and
Adventures
of Jack Engle

我的生活 与 冒险

[美] 沃尔特·惠特曼 / 著

王涛 管丽峥 / 译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的生活与冒险 / (美) 沃尔特·惠特曼著; 王涛, 管丽
峥译. — 北京: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7.11

ISBN 978-7-5139-1765-0

I. ①我… II. ①沃… ②王… ③管… III. ①长篇小说—美
国—近代 IV. ①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58398号

©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7

我的生活与冒险

WO DE SHENGHUO YU MAOXIAN

出 版 人 许久文

著 者 (美) 沃尔特·惠特曼

译 者 王 涛 管丽峥

责任编辑 韩增标

封面设计 思想工社

出版发行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电 话 (010) 59417747 59419778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中路10号望海楼E座7层

邮 编 100142

印 刷 北京亚通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7.75

字 数 152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139-1765-0

定 价 45.00元

注: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

惠特曼竟然还写小说？这是很多人都会感到惊讶的问题。惠特曼被认为是美国的国宝级诗人，他的诗集《草叶集》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诗集之一。然而，即使是许多外国文学爱好者都不清楚，惠特曼曾经也写过小说，并且还写过不止一部。而我们这里所翻译的《我的生活与冒险》正是这其中较为重要的一部。这部小说在历史中失踪多年，有幸的是，就在今年刚刚从沉寂已久的文献中被挖掘了出来。

惠特曼于1819年5月31日生于美国东海岸纽约州长岛一个名叫西山的村子里。他只受过6年的正规教育，11岁便被迫走入社会，开始在律师事务所跑腿，之后又去诊所当杂工，然后在一家周报印刷所做学徒，并借此便利，12岁就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文章。他16岁去纽约当排字员，后又在长岛各地做乡村教师，19岁独自创办了周报《长岛人》，从排字到印刷几乎所有工作全由自己完成。后来，他主要从事编辑工作，曾经去过多家报社；同时还热衷于政治，并且政治态度坚决，不止一次因与报社老板政治观念不和而

辞职。美国内战期间，他主动在华盛顿医院当了两年护士，为伤员分发糖果和日用品，替他们写信及朗读文学作品，直接或间接护理过大约10万名伤病员。除此之外，他还在军需处、内政部、司法部等机构当过职员。

惠特曼因《草叶集》闻名于世，以至于人们想到惠特曼，往往只记得他的《草叶集》。其实，他早年做编辑期间，曾写过大量各种类型的文章和作品，包括各类评论、散文及中短篇小说。其中，仅在当《布鲁克林之鹰》编辑的两年里，他就写了425篇书评，涉及历史、传记、宗教、诗歌、小说等各个领域。惠特曼的部分散文与文论也已译介到中国，比如曾出版有《惠特曼散文选》（张禹九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惠特曼精选集》（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其中包括惠特曼的部分散文和文论）等。然而，惠特曼的小说却一直没有中文译本。

惠特曼早在22岁（1841年）时就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小说，刊载在《民主评论》上，这个刊物当时声望正隆，一些开始成名的优秀作家，如爱伦·坡、霍桑、梅尔维尔等都常在上面发表作品。仅在一年时间里，惠特曼就在《民主评论》上发表了8篇小说。之后他还写了一部六万字的中篇小说《富兰克林·伊凡斯》，1842年作为《新世界》的特辑出版，销售了2万册。小说写的是一个农村少年在大城市里走向堕落，最后却幡然悔悟的故事。这个时候的惠特曼更像是一位小说家，虽然他也在创作诗歌，但似乎在小说上用力更多。其原因在于，年轻的惠特曼还没有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写作风格，诗歌创作尚不成熟。按他自己

的说法，写小说多是因生活所迫，在短时间里借着酒劲写出来的。所以这些小说往往有着当时流行的风格，比如其中的短篇《墓上鲜花》《爱哭的天使》等，多有模仿爱伦·坡、霍桑和英国作家司各特的痕迹，直到1844年在《民主党人》上连载的长篇故事《复仇与报偿》，还存在着模仿的痕迹。

我们这里带给大家的《我的生活与冒险》，是惠特曼的小说首次以中文译本的形式面世。并且，这部作品在全世界也是刚刚才重现于世。就在2017年的2月，美国媒体突然爆出新闻，惠特曼这部已经被遗忘了165年的作品终于重见天日。其手稿的发现者是美国休斯敦大学的博士扎卡瑞·特平（Zachary Turpin）。他是一位沉迷于惠特曼研究的青年学者，曾在2015年时就发现过一篇被遗失的惠特曼的新闻作品。这次的发现，更是震惊学界。

《我的生活与冒险》被认为是写于1842年至1855年之间，也就是从他发表第一部短篇小说之后，到首次出版《草叶集》之前这段时间。它最早现身于1852年3月13日，《纽约日报》第三页有一则广告，声称第二天会在另一家报纸上刊登故事连载，该故事内容丰富多彩，触及伦理法制、宗教历史、华尔街等。但故事没有刊载，就突然消失了。直到2017年，才被扎卡瑞·特平经过了千辛万苦，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中找到了这一作品的副本。

《我的生活与冒险》并不长，译成中文将近7万字，属于中篇篇幅，整部作品分22个章节。原作完整的标题是*Life and Adventures of Jack Engle: An Auto-Biography (A Story of New York at the Present Time)*。

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名叫杰克·恩格尔的纽约青年人。故事主要以第一人称自述方式展开，先是从恩格尔20岁时刚刚开始进入法律事务所实习讲起，然后恩格尔追述了自己童年的成长经历。他曾经是一个流浪儿，10岁左右被好心的以法莲夫妇收养。这对夫妇经营一家杂货店，以诚信善良受到大家喜爱。恩格尔在事务所里通过自己观察，以及从老书记员威格斯沃思等人透露的一些信息中，了解到老板科弗特是一个靠各种诡计发家的法律骗子，并且逐渐发现了一个与自己身世有关的惊天大秘密。

这部小说在风格上属于当时流行的浪漫冒险小说，其艺术价值虽远不如之后出版的诗集《草叶集》，但因迎合了流行的故事类型，从而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其中，既有各种鲜活的人物，又呈现了大量的社会风俗，涉及当时的政治竞选、宗教氛围、道德观念、法律制度等各个方面，内容丰富而有趣。并且，惠特曼在叙事手法上还做了多样尝试。故事一开始采用了第三人称叙述形式，当“我”出现后，却自然地转为第一人称自述形式；叙述过程中，多次以“我”的回忆、他人的讲述、阅读手稿等不同形式进行插叙；并且在具有统一性的叙述语调中，因为不同章节的情节特征，又有着语调的微妙变化。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第十九章，恩格尔去墓地与死去的老书记员告别，由此引发了整整一章对于死亡的沉思，思绪穿梭古今，跨越生死，语调深沉绵长，又富有广阔的包容性。正是在这一部分里，可以清晰地看到惠特曼对于死亡的深刻理解，与其之后在《草叶集》里有关死亡的感喟构成了珍贵的对话。另外，惠特曼的话语风格与语言节奏也巧妙多

变，让故事读起来生动有趣，并且在某些奇特的节奏中，还可以感受到他内在的诗人秉性，显示出一种对语言既细腻敏感，同时又自由任性的个性。

在创作这部小说的同时，惠特曼也正在构思写作《草叶集》中最早的一批诗歌。只是《草叶集》以自费形式得以出版，这部小说却未能出版。可以认为，这个时候惠特曼正处于从小说写作向诗歌创作的过渡阶段，其表达风格也正从外向型迎合读者的模式向完全自我的具有独创个性的风格转型。正是如此，当惠特曼出版了《草叶集》之后，就真正进入到更为成熟的自我创作阶段，从而对这些早年的小说产生了许多不满。在他的创作生涯中，小说是属于他那不成熟的过去。也许正是如此，惠特曼之后放弃了这部小说的发表，甚至还有意将它埋藏在历史中，不愿让人们看到。

但是，即使这部小说并不成熟，它也是来自惠特曼之手，也是惠特曼整体创作生涯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我们了解一个完整的惠特曼，也有着重要的意义。一方面，这部作品正处于惠特曼创作的转型期，从中可以窥见惠特曼在转型中所呈现出的各种表现要素。另一方面，它与《草叶集》之间也构成了一种对话，既是文体学意义上的对话，也是个体精神之不同发展阶段的对话，在这种对话中，可以更好地理解《草叶集》中精神主题的来源与表现特征。总之，这部小说是惠特曼写作生涯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我们理解惠特曼的整体思想而必然要去了解的一部分。

关于《我的生活与冒险》的翻译版本，我主要参考了《惠

特曼评论季刊》(*Walt Whitman Quarterly Review*) 2017年第3期262-357页。该作品的原稿有一些打印错误，该版本的编辑在其错误之处做了〔原文如此〕的标注。我们在翻译的时候，按照应该所是的意思，直接做了修正。为了不影响原文的阅读，没有将其一一标出，只是对一些必须做出说明之处进行了说明，有需要的读者可以参考英文原文。

为了让广大读者更完整地认识惠特曼以及他的思想和精神主张，我们还选译了惠特曼不同时期的经典诗歌送给读者朋友们，作为对小说的一种补充，也作为文体风格与写作趣味之间的一种对话。所选译的惠特曼诗歌，其英文原文主要参考了由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所出版的英文版《草叶集》（2014年版），在诗歌翻译的过程中，也有对楚图南、李野光、赵萝蕤、邹仲之等先生译作的学习与借鉴，在此表示感谢。但即使有这些前辈们的优秀译文作为参考，我的翻译也仍存在着一些理解和表达上的欠缺，望广大读者能够体谅，并给予批评指正。另，原诗中有部分单词使用了大写，我们的中文译本均用加粗的形式进行标记。

王涛

2017年5月

第一章 / 命运的交易	003
第二章 / 转折点	009
第三章 / 苏醒	015
第四章 / 三人聚餐	021
第五章 / 陷入窘境	027
第六章 / 西班牙女郎	033
第七章 / 败类的画像	039
第八章 / 我嫉妒了	045
第九章 / 熟悉的陌生人	051
第十章 / 不可预知	057
第十一章 / 我的名字	065
第十二章 / 复活集会	071
第十三章 / 拜访	081
第十四章 / 一封书信	091
第十五章 / 阴谋破败	101
第十六章 / 游戏开始	111

第十七章 / 夜行	119
第十八章 / 困境终结	127
第十九章 / 死亡沉思	135
第二十章 / 亡父的手稿	147
第二十一章 / 选择离开	163
第二十二章 / 终点	171
附赠 惠特曼诗歌精选 20 首	179

坦率的读者，我要给你们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以第一人称视角来展开叙述，因为这原本是主人公为了供一位尊贵的朋友消遣，而匆忙记下的故事。不过相比那个记录，现在这个故事已经经过了调整，一些无关紧要的部分被重新安排在别的位置，以保证故事的讲述不会脱离主线。故事的主要事件就发生在这个美好的纽约市；一些数量很少但绝不卑微的读者，肯定很好奇这样一个有迹可循的故事（可能他们刚好也有所了解）是怎样被付诸笔端的。

在这个故事中，我将会为这出真实戏剧的表演者们冠以假名；并且为了一些善意的原因，我将赋予他们我们自己的穿着打扮，以防他们被陌生人识破。

还有一些在故事中出现的面孔，是通过前面没有提到的其他渠道了解到的。[原文如此]^[1]这些人物，我将会根据细节的需要，来进行添加或者排除。

[1] 惠特曼的作品在发表时有一些排版错误，外文版编辑在进行修订时做了一些编辑标记，以中括号作为标记，注明“原文如此”。这样的修订标记在外文版中还有多处，在本书中为了读者阅读的流畅，下文中的标记不再逐一列出。（本书中的所有注释均为译者所注）

纳撒尼尔——科弗特所在律师事务所中打杂的男孩，昵称纳特。

科弗特——法律代理人，玛莎的监护人。

威格尔斯沃思——书记员，一个浑身烟草味的老人。

以法莲·福斯特——一个牛奶商，收养杰克的人。

薇奥莱特——以法莲·福斯特的妻子。

杰克·恩格尔——被以法莲·福斯特夫妇收养的流浪儿，本文的主人公“我”。

玛莎——父亲因杀死杰克的父亲而坐牢，母亲去世，她由科弗特抚养长大。

J. 菲兹摩尔·史麦斯——距离科弗特办公室挺远的一家银行的职员。

伊内兹——一个跳舞的西班牙女孩，史麦斯的老相识。

南希·福克斯夫人——一位结实的、美好的爱尔兰女人，巴尼·福克斯的太太。

巴尼·福克斯——运送灰浆、街道清扫员，南希·福克斯的丈夫。

汤姆·佩特森——一名机械师，卡尔文·佩特森的儿子，也是杰克的朋友。

卡尔文·佩特森——杰克父亲的好朋友，也是杰克的好朋友汤姆·佩特森的父亲。

第一章

命运的交易

正好十二点半，正午的阳光直射在华尔街的路面上，一位名叫纳撒尼尔这样虔诚的名字的小伙子，把一顶草帽扣在他那剃得很短的小平头上。他今天一大早就得到了总计二十五美分的收入，现在他宣布，他打算要去吃午餐了。

“科弗特法律代理人”

这是一个位于市中心的律师事务所，房门大开，并且门的两边被固定着，可以看到里面，冷冷清清；而真正的科弗特^[1]，就在这个时候，从他那张罩着桌布的桌子前抬起头来。在这个公寓的内部，地毯、书架、霉味、一把大椅子和它上面的皮垫，以及三扇窗户中唯一一扇打开着的窗户上的嵌板，都在宣告着，这里是专权之王的圣所。而这位绅士的着装，显示出他应该是个教友派，或者贵格会^[2]信徒。他个子挺高，有着相当圆实的肩膀，还有一张苍白的、方形的、刮得发青的脸。任何一个有过一丁点儿相面术知识的人，都不会看错那假装圣洁而其实是撒旦一般的眼

[1] 科弗特的名字 Covert，又是“隐秘”的意思，在这里有双关的意味。

[2] 贵格会（Quaker）：又名教友派，是基督教新教的一个派别，成立于17世纪。

神。科弗特先生有着一套管理视觉器官的办法，不过他的眼神却因为一些怀疑的神色，表现得不太好。现在，它们又被这个跑腿儿的小青年重新点亮了。

“行，去吃你的晚餐吧；你们都去，”他说，“我想单独待着。”

威格尔斯沃思，书记员，一个浑身烟草味的老人——不停地抽烟或者嚼烟草——离开了他那角落里的高脚凳，他刚刚在那里缓慢地抄写着一些文件。

老威格尔斯沃思！我一定是落下了一个能对你既赞美又惋惜的词；上帝真是给了你一副好灵魂，你这个滑稽的怪老头。

在纽约的各地，我见过一些比这样的老人有着更愁苦的眼神的人，他们似乎没有女人或者儿女，贫困至极，牙齿掉光，嘴唇陷在牙床里，衣衫褴褛。最后，只有在和可敬的饥饿与贫民窟的斗争中，结束自己的生命。

老威格尔斯沃思曾经发达过。但他举债和老年赤贫的主要原因，就是纵饮无度。可他从未彻底喝醉过，但也没有完全清醒过。现在，他以四美金的周薪受雇于科弗特先生。

纳撒尼尔，之前提到过，是一个有着巨大野心的小青年，他最大的理想就是有一天他能够在第三大道上驾驶自己的快马。同时，他抽着便宜的雪茄，修整着那温柔地搭在太阳穴两边的卷曲发亮的棕发，修成一种叫作“肥皂缕儿”^[1]的形状。他平时打扫

[1] 肥皂缕儿（soap-lock）：美国俚语，指19世纪中期流行于纽约的一种男士发型，其中一缕头发如同用肥皂刷洗过一般，既顺滑，又保持固定的形态，故此得名。